

黄面

◎田邦利

这里说的黄面,就是黏窝头。同是一样食品,地域不同,叫法或有不同。在我的家乡济阳,人们管黏窝头叫“黄面”,想来这与它的颜色有关。以前,家乡人用来蒸黏窝头的粮食是黏谷子或黍子。黏谷米和黍米都是黄色,加工的面子叫黄面子,蒸的黏窝头颜色发黄,便叫黄面。

有一种菜叫仁生菜,生活困难时农家在房前屋后或空闲地里有种植。仁生菜嫩的茎叶用来熬菜粥,或是开水里焯一下,放上油盐蒜泥拌着吃。仁生菜成株高1米多,主径擀面杖粗,穗头蓬大多籽。仁生菜籽,米粒大小,晶亮,扁圆,淡红色,磨成面子蒸窝头,窝头带有黏性,人们也管它叫黄面。仁生菜籽黄面暗红色,黏性小,吃起来却是别有一种香味。现在家乡人蒸黏窝头多用江米面,用江米面蒸的黏窝头黏、甜、香,格外好吃。有的人嫌江米面太黏,蒸黏窝头时还要掺上点面粉或是大米面。用江米面蒸的黏窝头,色白,家乡人照样管它叫黄面,黄面已经不是以色而论了。

黄面与普通窝头的区别就在于,黄面黏,普通窝头不黏。黄面上的枣就像黄面的眼睛,没有枣的黏窝头叫瞎黄面。

过年蒸黄面已经成为一种习俗,习俗中多有或这或那的讲究,记得寒假开学时,曾有学生家长托学生带给我黄面,不多,三五个,却是心意诚减。以前过年家家户主要蒸好多干粮,自己吃的、招待亲戚朋友的、走亲访友拿着的,数着样、板着量地蒸,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蒸,蒸到年三十,一锅一锅地蒸。过年蒸干粮,最先是蒸一锅黄面,有一种说法是,过年了,让小孩

子先吃黄面,把个说话不着边际的小嘴给粘住,以防冒出不吉利的话。

别说,吃黄面还真的让小孩子吃出了智慧。有一个与黄面有关的脑筋急转弯,是专耍弄小孩子的,曾经让一拨一拨的小孩子,在被人耍弄中智商提高了一大截。当然,被耍弄的都是男孩,耍弄人的也都是男人。

蒸熟了黄面,妈妈拿一双筷子,叉起特意蒸的一个小黄面,小心地递给孩子,孩子举着黄面走出火屋,来到天井里,来到沿街的院门口。院门口,男孩举着黄面寻着枣子转着圈儿地吃。瞎包男悠悠地过来了,叫着男孩的名字,哄着,亲亲热热地问:“你吃黄面粘谁的腓眼?”粘谁的腓眼?男孩想,“粘”不是个好事,不能粘自己的腓眼,爷爷奶奶的腓眼也不能粘……粘谁的腓眼呢?这时就在这瞎包男说话了:“粘谁的腓眼也行,不能粘我的腓眼。”男孩或是看一眼跟前的人,指着一个说“粘他的腓眼”,或是不让说偏说,指着瞎包男:“粘你的腓眼,粘你的腓眼!”不管说粘谁的腓眼,都是笑声一阵,男孩也跟着笑。这样的事不过三次,男孩就明白了,就转过弯儿来了,或是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辅导下,死记硬背记住了“标准答案”,再有人耍弄,自是对答如流,张口就来:“你吃黄面粘我的腓眼。”这时更是笑声一阵,在人们的笑声中,男孩脸上洋溢着篮球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扣篮后的表情。一阵笑声过后,有的人会说瞎包男:“行了吧……没套弄过一个小孩子。”瞎包男嘿嘿一笑。

黄面,又叫黏干粮,黏与干谐音,年味浓郁。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

离家返城时

◎张翔

春节返乡返城时。一句老家俗语:“三六九,往外走。”和法定节假日的规定仿佛预言般地准确将返程日期定在了正月初六。然而,父母却早已为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返城物件和家吃家喝。

还未回家时,一袋手推石碾磨出的高粱面;一件担心我在冬夜里读书写字受冷而缝制的棉坎肩就备好等我。到了家,油炸、煮熟的过年吃食,枣馍馍、藕夹肉等等都留一份给我。赶年集时,母亲拉着我东瞧瞧西看看,糖糕、烧饼、爆米花……我儿时爱吃的小吃都买来让我尝尝,喜欢了就再多买些给我,我次次阻止却无济于事。红色的、绿色的、黑色的、白色的塑料袋勒得手指生疼,恍然间,这不是儿时赶集的兴奋劲,反而成了如今幸福的“累赘”。走亲戚时,父亲若遇着稀罕礼品或是好烟好酒就留下想着让我带走,以便打点人情往来。就这样,一件件,一袋袋,一箱箱的,吃的、用的东西在慢慢积攒,而陪伴的时间正在飞逝而去。

初五傍晚,吃过晚饭。父亲不急不缓地外出闲玩,却安排我去街坊四邻家中坐坐闲玩,告诉他们哪儿我就走了。奶奶家、大爷家、大舅家……在每一句句嘱咐的话语中,在一次次给予与推辞的动作里,浓浓的切切乡情和夜的色彩,而我却禁不住涌上心头的离愁,匆匆地去,又匆匆地回,只是这步伐越来越重,一步一步踩实在一个家连着一个家的路上。

返回家中,返城的东西已被父母重新整理,打包封箱,又仔细地数了几遍生怕遗漏什么。见我回来就急忙招呼我打开车后备箱装东西,心情略显伤感的我突然有莫名其妙的反感,嚷着说:“什么东西,不装。明早再说。”顿时,气氛骤冷,欲要搬箱装车的母亲不知所措,呆愣地站在一旁。父亲赶紧打圆场,“咋了?嫌多了,你妈快把咱家底都想让你带走了,我可不舍得嘛。别愣着,拿钥匙开门先装些,明天就不着急忙慌了。”缓和的语气里掺杂着些许强硬与责怪。母亲也试图缓和这尴尬的气氛,低声迎合着:“就是!先装些,能多装些就多装些。”恍然间,我鼻尖一酸,犹如醍醐灌顶般意识到我的话是多么地伤了父母的心,“妈,车厢大着呢,会装不满哦!”我佯装欢喜取闹来掩饰泛红的眼眶和内心的愧疚。打开车门,后备箱顿时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夜已深。屋里吹着暖风,电视里播放着春晚的精彩片段,我乖顺地把手机放下,陪着他们看看电视,聆听他们的唠叨与教诲。在寒冷的夜里,这场景是暖心的,值得珍惜而时光已在流逝,使人留恋不舍。睡觉时,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翻来覆去地无法

入眠,是因为离别;是因为在回想团圆的种种美好;是因为我该如何坦然面对明日,这一夜好是残忍。

黎明时,在模模糊糊的睡意里,我就听见院门轻轻打开又关上,一段时间后再轻轻打开又关上,接着是父母低语的对话和厨房里打水烧柴的声音。该起床了,我在心里劝服自己要高兴些离家返城,莫让父母担忧挂念。

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,一碟醋醋藕片,一碟凉拌萝卜,这顿早饭只是我一个人的。母亲说,“迎客饺子送客面;吃片藕,路路通;吃红萝卜,鸿运当头,事事如意。”我笑着反驳母亲,“妈,我不是客,是你宝贝儿子。”“嗯嗯!宝贝儿子快吃点。”母亲一边为我夹菜放进碗里,一边兴奋地笑着说,今早,她是第一个在老家寺庙烧香拜佛的人,香火烧得很旺盛,定会保佑我事事平安。看着母亲因早起而烧了头把香已满所愿的满脸笑容,我是幸福的,是知足的。又特意“吸溜~吸溜~”地吃着暖胃的手擀面,讨得母亲笑话和疼爱。

天刚亮,终于走了,真的要走了。这一刻来得艰难,来得使人不忍与难舍。我发动车子,缓慢地向前开起,父亲仍在喊着:“慢着点开,安全开车。”这句话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听了许多遍,却听不够,却不嫌弃这是唠叨。我拼命地点着头,隔着摇下的车窗说着:“嗯嗯!知道啦!”车子仍在缓慢地前行,母亲小跑过来,我停了车,母亲掏出一包煮熟的红皮鸡蛋塞进我怀里,让我在路上吃。我嚥住泪光说:“爸妈,我走啦!”“走吧!走吧!路上注意安全!”母亲挥着手与我告别。这一时刻,我的泪水终于不再受控了,从眼眶里溢出来,流过脸颊,流过嘴角,品尝了这离乡的咸味和难以割舍的乡味。慌忙摇起车窗,给油快速离去,莫让父母看见,他们只会比我更伤心,更难受。

父母的身影在后视镜里变得渺小,变得模糊,直至无法看见。我多么想把车子倒回去,再仔细看看父母的样貌,再陪父母说说话,再做回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。如今,一切都像这旋转的车轮,时光与方向不可逆转,只留一道车印和一段往事供回忆。有泪就痛快快地流吧!痛快过后,擦拭哭花了的脸,载着满满的故乡回忆和父母的爱,策马奔腾,平安抵达梦想在的地方。

而父母呢,床空了,碗筷少了,家院冷清了。他们又开始盼望着一个过年时。

父亲说,“三六九,往外走。”母亲说,“二四八,好回家。”这老家俗语,我记得牢牢的。



“蝶变”中的新市民

◎孙云峻

60多年前,我在本村小学读初中的时候,班里有位同学,他的姨妈住在济南,每逢到那里走亲戚回来,总绘声绘色地说他在济南的见闻:电蹦子(摩托车)“突突突”跑得真快;大马路硬又宽,并排着能跑两三辆汽车;家里用水不用井里取、水桶提,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往外流;晚上照明,不用划火柴点煤油灯,轻轻一拽拉盒“咯噔”一响就满屋照得通亮;不用照明了,再拉一次盒线,灯就立马灭了,根本不用嘴吹灭,这电灯真神奇;大街两旁的商铺鳞次栉比,货物齐全,人山人海,熙熙攘攘,成天像赶集赴会的一样,我听得如痴如迷,被勾去的魂好几天在这济南神秘王国里游荡,不肯散去。

待到我考入济宁完小读高级小学的时候,班主任齐传杰老师安排座位,恰好让我与一个叫“小济南”的同学搭同桌。这位吴姓同学,俺俩同龄。俺父亲是位种庄稼的农民,把我打扮得土里土气,没钱到理发馆理发,每次头发长得乱蓬蓬的时候便用剃头刀给剃出个分头,头顶上一片头发,人称“黑草帽子头”。一身粗布装,无论夏天穿的单裤还是冬天穿的棉裤,都是又长又肥的“棉裤腰”,一年到头穿的都是布鞋布袜。而我这位同学比我可“洋气”多了。他理的是分头,身穿洋布制服,上衣口袋里常挂支钢笔,脚上穿的是当时乡村不多见的球鞋或皮鞋。他为啥打扮得如此阔气?原来他爸爸解放前在济南一家作坊学徒,人老实又肯干,攒了钱,买了小小的城宅,居住下来,成了

市民。每逢暑假他都在济南住上一阵子,开学后回到学校便津津有昧拉他在济南的见闻:像巨蟒般奔驰的长长火车,一座座工厂,林立的高楼,那长虹似的天桥,那长满苍柏青松的千佛山,那水面平静如镜的大明

湖,当他描述趵突泉那昼夜不停、喷涌若轮的三股水,简直伸长脖子听呆了,以致于上课铃响后老师走进了教室我还没有发现。济南太迷人啦!在我羡慕他有一位济南市民爸爸时,偷偷瞅了他一眼,他脸上堆着笑容,洋洋得意,颇有一副得天独厚和骄傲自豪的神态!济南是我向往中的都市,心中抹不掉记忆。这辈子能做个济南市民该多好啊!祖祖辈辈在农村,世世代代种庄稼的农民后代跳出农门成市民,是梦想中可遇而不可求的美事,比登天还难哪!这却是埋藏在心底的意愿!

风水轮流转,沧海变桑田。岁月流逝,时光荏苒,转眼间我由满头青丝的少年变成鬓发苍白的老人。那做济南市民的愿望魂牵梦萦,时隐时现,一直不肯消散。

“秋风吹不尽,总是玉关情。”“孤灯里明思欲绝,卷帷望月空长叹。”闲暇之余,常常感叹自己未能实现少年心愿的遗憾和无奈;在秋高气爽,月朗星稀的夜晚更有“壮志难酬”的怅惘与失落感。

忽如浩荡东风来,特大喜讯频传开。改革开放使祖国建设生机勃勃。科学促进了发展。发展带来了春天。济南北跨,携河发展大手笔绘画的宏伟蓝图,实现了济南大明湖时代向黄河时代的伟大跨越。不久前,我的乡村老家,划规到济南新日动能转换先行区。由此村民化蛹成蝶随之变成济南先行区的街道居民,身份的蝶变圆了我少年的梦想。

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

“红雨随心翻作浪,青山着意化为桥。”

去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。在收获累累果实的金色十月,令人振奋的喜讯再次传来——济阳撤县划区,济南市济阳区正式挂牌!我们的老家济阳的乡村,正由城市和工业文明所替代,作为新市民,怎不欢欣鼓舞,引吭高歌?

现下,乡村划为城区,村民变成市民。人们的称呼变了,身份变了,一切新事物都在蝶变中。我们更应争做文明新市民!

作者地址:崔寨南郭村



不许你把他抢走

关键字:

早恋 QQ网友 打架 裸照

南门雁羽档案:

南门雁羽,女,16岁零3个月,初三三年级在校学生。中等身材,稍胖。学习成绩中等,喜欢看电影、逛街、旅游。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娇娇,两人从幼儿园就是同班同学,一直到初中。

案件回放:

因为怀疑同学紫菲儿抢走了好友娇娇的男朋友,南门雁羽把紫菲儿约出来,想教训她一下。紫菲儿不承认抢了娇娇的男朋友,她说自己与那个叫帅航的男生只是在QQ上认识,并没有别的关系。

南门雁羽见紫菲儿不承认,就和她事先叫来的几个同学一起(其余人员另案处理),把紫菲儿打了一顿,并让她把娇娇的男朋友还回来。

在南门雁羽等人的威逼下,紫菲儿承诺,回家后就把帅航以自己的QQ上删除。

看着紫菲儿脸上、胳膊上的淤青,南门雁羽怕她把被打的事告诉老师和家长。分手前,南门雁羽逼紫菲儿脱光衣服,给她拍了裸照。

南门雁羽威胁紫菲儿说,如果敢把被打的事说

圆桌对面的孩子

鞠慧

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
20个故事,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。
温情絮语,指引他们与青春和解。
勇敢告别青涩岁月的荒诞与不羁,
看得见远方,就不惧未来,不畏成长。

出去,就把她的裸照发到网上。紫菲儿没敢把被打的事告诉父母和老师,但她身上的伤痕却被妈妈发现。

在妈妈的逼问下,紫菲儿把被殴打并被逼拍裸照的事告诉了妈妈。

紫菲儿的妈妈报了警。

1

那天是周末,晚上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看到娇娇满脸的不高兴,就问她怎么了,是不是有人欺负她了。

开始娇娇没有说话,她不说,我也不再问。

我知道,过不了多久,她肯定要说的。我跟娇娇之间,一直是没什么秘密的。

我和娇娇并肩慢慢往前走,路过肯德基门口的时候,我对娇娇说:“走,进去吃一顿,吃完心情就好了。”

娇娇没说什么,我们俩一起走了进去。

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找了个位子,我和娇娇点了一大堆东西,边吃边随便聊起来。

我和娇娇从幼儿园就是同学了,一直到现在,我们还是同学。

而且,是那种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的同学。

“怪不得这些天他对我爱搭不理的,原来,原来是被二班那个妮子把魂勾去了。”娇娇嘟起小嘴,生气地说。

我知道,娇娇口中的那个“他”,是娇娇的男朋友,一班的帅航。

2

娇娇和帅航两个人好了有半年的时间了。

当初娇娇和帅航开始来往的时候,我曾经反对过。

当然了,我也不是娇娇的老爸老妈,也不是她的老师,我反对的理由当然不会是怕娇娇年龄小,怕谈恋爱影响学习之类的那些东西。

我反对娇娇跟帅航恋爱,是因为我本人不喜欢那个帅航。那个帅航有啥好的呢,娇娇那么宝贝似地喜欢他?

可话又说回来了,我跟娇娇关系再好,也管不着娇娇交啥样的男朋友啊!

“二班谁呀?敢抢你的男朋友。找揍啊!”

听娇娇说有人勾引帅航,我的兴致马上提了起来。

“就是那个叫紫菲儿的,你认识的。”娇娇不紧不慢地在嘴里一根根送着薯条,满脸的失落。

那个紫菲儿我还真是认识,高高瘦瘦的,皮肤比较白,听说在班里成绩是前三名的学生。

“想抢走帅航,哼,也太小熊怕姐妹了。放心,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我跟娇娇打了包票,我保证不出三天,让那个帅航乖乖地来找她道歉。

其实,我一直还是不太喜欢帅航,可娇娇既然那么喜欢他,为了娇娇,我要帮她把帅航抢过来。

(九十一)